

历史

Voices of History

*Speech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王涛 译

的 声 音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

Voices of History

Speech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王涛 —— 译

的 声 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声音 /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王涛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561-2378-0

I. ①历… II. ①西… ②王… III. ①世界史-通俗
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59988号

VOICES OF HISTORY © Simon Sebag Montefiore 2019

First published by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20-186

历史的声音

LISHI DE SHENGYIN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王涛 译

出品人 陈 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 (200020)
责任编辑 曾诗玉
美术编辑 张 苗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次: 2021年6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5561-2378-0

印张: 11.5 字数: 204千字
印次: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电话: 021-60455819

前 言

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同志，各位公民，各位陛下，各位殿下，各位同胞，孩子们，战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演讲有很多种开场白。伊丽莎白一世庄严地开启她的演讲：“亲爱的将士们，……”纳尔逊·曼德拉说：“同胞们、朋友们，……”林肯的开场白是“同胞们”。杜桑·卢维杜尔的开场白是“兄弟们”和“朋友们”的结合。罗伯斯庇尔的开场白则是“人民的公民代表”。斯大林在德军入侵后于1941年7月3日向苏联人民讲话时说：“兄弟姐妹，我正在向你们致敬，亲爱的朋友们。”犹太起义军领袖以利亚撒·本·亚尔称他的民众为“慷慨的朋友们”。称呼观众为“朋友”通常是比较好的开场白。但克伦威尔在向英国议员们发表讲话时却采用了另一种称呼：“你们这群唯利是图的恶棍……你们这群肮脏的淫妇。”开场白无一例外地需

要界定演讲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合同、合约和契约的条款。邀请他们进来，让他们感到轻松，但不一定过于轻松，因为即使是最积极地主张平等的演讲者也必须掌舵，并确定航向。

《历史的声音》是一部全新的、优秀的演讲集，也是我的《书信中的世界史》的姊妹篇。这些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演讲。有些你们很熟悉，非常熟悉；而另一些，我希望是你们新接触到的。

我想对你们说，有些改变世界的演讲是最富有诗意、最真实、最得体的，它们是自由的赞美诗，是宽容的赞歌。是的，这里有许多这样的演讲，但撼动人心的演讲并非都关乎热爱、美好和诗意，有些则穷凶极恶地运用权力、谎言、仇恨和诽谤进行恶毒的谋划，用夸张的残酷手法使所谓的“敌人”抓狂。这样的演讲震动世界，一如具有最高尚的精神和英雄勇气的演讲打动了世界。这部选集选择了最美好的和最恶毒的演讲。一些内容极其残暴的演讲也被收录了进来，记录演讲者如何用语言说服同时代的许多人去做难以言表的事情——这种明显的邪恶和荒谬是多么让人惊讶；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些事件的真相在对历史无知、仇恨死灰复燃、阴谋论盛行的氛围中受到了挑战。看到和听到这些证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了解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也会认识到，有时仅仅是言语，就会使暴力和仇恨成为“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成为蛊惑人心以致令人向往的。

许多这样的演讲尽管发表于几个世纪之前，但在今天仍然具有本质上的重大意义：在民粹主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时代，当人们对传统议会和职业政治家普遍感到愤慨和恼怒时，克伦威尔对自己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听起来很亲切——他觉得自己是在“清除积弊”。在聆听索杰纳·特鲁斯、马丁·路德·金和杜桑·卢维杜尔的演讲时，我们不可能不去思考种族主义在美国和欧洲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可悲的是，将哈伊姆·赫尔佐克所发表的反对反犹主义、反犹太种族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讲选入其中，在21世纪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阅读这些演讲稿时，我们需要记住埃德蒙·伯克提出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最初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867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

最好的演讲应是人类的正直与崇高文学的范例，可以在各个层面上欣赏。这些演讲是演讲者、信息、观众和时间的完美结合，融技巧、愉悦感、天时和地利于一体，可以点石成金。最佳的演讲必须简短而不肤浅，内容充实而不让人倦怠，强大而不傲气，引人入胜而不矫揉造作，自

信而不浮夸，亲密而不屈尊俯就，富于情感而不耸人听闻，勇敢无畏而不虚张声势，华美而不虚伪，充满热情而不故作姿态，切中要害而不大呼小叫，诚实而不虚荣，经久不衰而不夸夸其谈。古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一文中写道：“做一名演说家，我们必须要有逻辑学家的思维、哲学家的思想、几乎像诗一样的措词、律师般的记忆、悲剧演员的嗓音、完美演员的相貌。因此，在人群之中，没有什么比完美的演说家更难找到。”这段话写于公元前 55 年，但在今天依然适用。

最具启发性的演讲是那些最具个性的演讲。亚历山大大帝的演讲，让我们跨越两个千年，感受他对自己神圣与伟大的满足与骄傲之情，以及他对反叛者忘恩负义、粗鲁无礼的狂怒。尼克松向工作人员的告别，一定是他一生中最尴尬的演讲。

演讲具有真实性和简洁性。伟大演讲的精髓在于传播明确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特定观众的需要而精心设计的，信息的传播不只通过语言，还要借助演讲者的性格和信息融合。说话人与信息匹配的可靠程度决定了演讲的成败。

演讲具有戏剧性。它需要一些演员的天赋和表演者的技巧，但它与戏剧的差异又非常大。在剧院，观众知道演

员在扮演虚构的角色，并且希望进入幻想；而在演讲中，情况恰好相反：确实有一个舞台、一场表演、一出戏剧，观众知道这是一场表演，但他们必须相信“演员”根本不是在表演，必须相信他或她的真诚，并且认识到他或她的演说完全出于自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指出：“雄辩者并非优秀的演讲者，而是醉心于某种信念的人。”对自身的执念，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会导致不正常，但于领导者而言，却必不可少。它可能是美德，也可能是疾病——不恰当的自信可能沦为变态的自恋。

爱默生认为：“伟大的演说家最开始的表现也很糟糕。”这句话并非总是正确的。丹东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若在现场，你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激情和活力。再比较一下希特勒和丘吉尔。这两人在演讲方面都非常努力。摄影师拍下了希特勒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就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古怪演员。希特勒的心腹戈培尔回忆说，他每次演讲都要改写5遍讲稿，同时向3名秘书口述修改内容。丘吉尔一开始有点结巴，口齿不清——这证明了爱默生的观点。他亲自手写演讲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润色。希特勒的演讲有着体育运动般的戏剧场面，有时持续几个小时，先是在让人汗流浹背的啤酒馆，然后是在灯火通明的体育场。但落在纸上，他的演讲词就显得平庸了。丘吉尔恰恰相反，他在下

议院或英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不动声色地发表演说，演讲词高贵典雅、经久不衰。这两人的风格在电台中的效果都很好，但在电视上的效果如何呢？丘吉尔的风格当然不理想。相反，电影《意志的胜利》¹的情节显示，如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时就已经存在，并且播放希特勒的超长演讲，他可能会“大放异彩”。

在某些方面，演讲者彻底地自我暴露，却达成了与观众直接沟通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期间，演讲者经常被逮捕甚至被斩首——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鼓励自发的演讲，但他们俩都成为这类自发行为的受害者。民主制度下雅典城邦的集会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如果鲁莽地对反叛士兵们讲话，有可能会被他们砍倒。演讲者在冒险，而这种冒险也可能赢得观众的喜爱——拿破仑对他的老近卫军的演讲引起了将军和士兵之间强烈的共鸣。他回来夺取政权，开启“百日王朝”时，只须振臂一呼，士兵就聚集在他的麾下。

1 《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是由德国的全球电影股份公司（简称“VFa”）制作的战争纪录片，由莱尼·里芬施塔尔执导，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雷哈德·赫德里奇等主演。该片主要记录了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3月28日在德国上映。该片是纳粹的造神手段之一，片中整齐的队列、旗幡招展的会场、激情澎湃的演说，配以瓦格纳恢弘的交响乐，种种“集体主义美学”的运用使它极富煽动性。而正是在这样的群体无意识中，德国走向了战争。——译者注（下文若无特别说明，则脚注皆为原注）

1989年，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一次演讲中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演讲在台下的倒彩声中结束。他乘坐直升机逃跑，后来被抓捕并遭处决。

演讲的时长通常与自负程度成正比。西塞罗曾经断言：“简洁是雄辩的巨大魅力。”他认为“最优秀的演说家应该切中要害，慷慨激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杰作只有278个词。希特勒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战时演讲则拖沓冗长得荒谬可笑。杰斐逊曾经说过：“演讲以時計，死于时。”¹小威廉·皮特的演讲仅仅持续了几秒钟，但令人赞叹。

集市上小贩的叫卖不仅能够奏效，而且常常令人着迷。正如希特勒、爱娃·庇隆等人在这部选集中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夸大的言辞和有煽动性的剧情所蛊惑，陷入极度的集体疯狂之中。

煽动和雄辩是有区别的。塔西佗在他的文章《雄辩的腐败》中写道：“雄辩不可能存在于专制的政府体制中，它只能存在于自由制度发达的国家。对于不善于应对演讲技巧和幻想的观众而言，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具有说服力的演讲更能扰乱思想，颠覆信念，破坏情绪。”但是，粗俗和雄辩的差别在于旁观者的眼光。

1 原文为“Speeches measured by the hour, die with the hour”。——编者注

满口仁义道德会使听众厌烦至极。埃德蒙·伯克评论道：“（需要）行善时，我们通常冷漠、倦怠、行动迟缓；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自以为是。但是，恶意和不公正的行为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它们是以大胆而熟练的手法完成的——我们被压迫和被迫害时，会被激起强烈的斗志，这些斗志召唤着我们所有的能量。”魔鬼往往有最好的台词，罗伯斯庇尔对恐怖的呼唤是有力的、精心的、嗜血的；但并非总是如此，希姆莱就不是演说家。

演讲是权力的工具，就像大炮和黄金一样必不可少。用约翰·F. 肯尼迪的演讲稿撰写人特德·索伦森的话说，“演讲是总统用于治理的工具”。即使没有马丁·路德·金的诗歌，也有办法让演讲发挥作用。丘吉尔曾说：“如果你想发表一个重要的观点，不要让人难以理解，也不要故作聪明，而要像一个打桩机，一下击中要点，接着回头再次打击目标，然后第三次打击它，一锤定音！”

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则故事，有一些事后回想起来令人心碎。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都曾是军官——当寻求和平的时候，他们的演讲很有力量，不仅仅是因为演讲稿写得很好（拉宾的演讲特别感人，因为他本人生性腼腆，历经磨难，沉默寡言）。如今，我们知道他们两人都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让书中所收录的两篇演

讲尤为令人心酸。阅读马丁·路德·金的“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不可能感受不到他明白自己已是在劫难逃。

我们还有最后的告别仪式。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艾薇塔在玫瑰宫的告别，就像以她的故事为原型而创作的音乐剧中的那首歌，令人动情。拿破仑的含泪离去是一部近乎廉价的情景剧，与查理一世被处决前挽歌般的狂傲截然不同。

最优秀的演讲者有能力让想法和愿望成真，正如美国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所谓的“狂热的思想”，它让听众感到自己是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可能实现的梦想的一部分。约翰·F. 肯尼迪的就职演讲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都实现了初衷。

战时演讲具有特殊的功能，它取决于对期望的回应。伊丽莎白一世利用了女性的弱点。丘吉尔仅仅使用“热血”和“眼泪”的措辞，就“充分利用了英语语言的力量，让它投入战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如是说，约翰·F. 肯尼迪也重复了这句话）。马萨达的犹太指挥官以利亚撒说服了900名男子、女子和儿童集体自杀，而不是落入古罗马胜利者的手中并面临被处决、奴役和强奸的命运。

开战演讲很容易得到回报，很少有人流血，而流血者很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教皇乌尔班二世制造了类似于

(所谓的)“伊斯兰圣战”的“基督教圣战”，并鼓动第一批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将信仰、忏悔和掠夺结合在一起。希特勒的演讲开启了对波兰的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军国主义的虚张声势。他的观众相信胜利已是囊中之物，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世界上的所有强国，并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了两个国家。同样，当他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时，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并威胁美国不要插手欧洲事务。结果却适得其反。

伊丽莎白、希特勒、丘吉尔和林肯自己撰写演讲稿，但肯尼迪和索伦森合作撰写，里根的演讲稿是由佩姬·努南撰写。优秀的演讲作家是文学腹语者。他们按照演讲者的要求进行塑造，但他们也可以创造新的角色。努南对里根隐退的牛仔式哀叹唤起了美国西部老牛仔的神话：

牧场里还有很多灌木需要清理，有篱笆需要修补，有马匹需要骑乘。但我想让您知道，如果火变暗了，我会留下我的电话和地址，以备您需要助手。只须让我知道，我就会随叫随到，只要语言没有抛弃我，只要这个可爱的国家在地球的光辉时刻努力变得特别。

但演讲必须保持真实性，做到可信。圆滑会令人生疑；

健谈很快就会变成啰嗦。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众多观众面前的表演因伪善的能量而令人惊讶，同时表现出夸张的虚荣心，他被机智的对手本杰明·迪斯雷利揭穿，迪斯累利称他是“一位老练的修辞学家，醉心于自己的滔滔不绝”。

由于技术的发展，演讲的性质随着历史而改变。有些来自古代世界的演讲是由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他们完全或者部分编造了自己从未听过的演讲——不过，本书中引用了其记录的演讲的约瑟夫斯、塔西佗和其他人很可能确实与当时在场的人交谈过。在这些演讲中，有一些是君主向少数朝臣发表的例行讲话，例如穆阿维叶一世对统治艺术的思考。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关于她命运的那句话可能是屋大维重复的，并由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李维记录下来——我把它算作一次演讲，因为她知道这将是她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句话。

尼禄作为皇帝的一生完全是一场自觉的戏剧表演，就好像他生活在古罗马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假使他今天还活着，他肯定会在其中一场节目中担任主角。奇怪的是，在古代世界所有的暴君中，他是最具有现代感的。他原本可以很好地适应 21 世纪残酷的政治闹剧。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演讲只有少部分人能听

到——几千人，不会更多。那些在古罗马元老院、古雅典市民议会或者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最初只有出席者能听到。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以及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发表的战场演讲，也是如此。军官向他们的部属反复转述演讲内容，解决了战场上听众有限的问题。在印刷时代，公众可以阅读正式版本——伊丽莎白一世的蒂尔伯里演讲已经出版。在电视和广播问世之前，政治演讲还是一种娱乐形式，几乎与戏剧、音乐独奏一样。数千人出现在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运动¹中。

1877年麦克风的发明意味着在20世纪早期，演讲者可以向更多的人群发表演讲，从而出现了在体育场演讲的壮观场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知道，人们更容易被口头语言而不是文字征服，地球上每一次伟大运动的发展都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而不是伟大的作家。”不

1 1876年5月，奥斯曼帝国用残忍的手段镇压保加利亚起义，几天之内就在普罗夫迪夫行政区杀害了15000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英国的迪斯雷利政府为奥斯曼帝国的暴行辩护。格莱斯顿则发动了席卷英国的中洛锡安运动（Midlothian Campaign，中洛锡安郡属于英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道德，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暴行，反对英国政府的立场，并呼吁欧洲列强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以惩罚它对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和平主义者盛赞道：“‘中洛锡安演说家’使群众相信，更加光明的一天即将到来。”这项运动不仅使格莱斯顿成为英国自由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也成为促成迪斯雷利倒台的重要原因。——译者注

过，论及面对众多观众发表的现场演讲，20世纪50年代电视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亲切感不可或缺。

电视对一些人有利，对另一些人则不利。肯尼迪看上去光彩照人，尼克松则显得有些憔悴。演讲者可以影响更多的观众，但观众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一些演讲被删减为只言片语——“片段”。录音和录像也意味着演讲可以在私下里发表，经录制后播放。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不只是在大街上或者敏拜尔¹赢得的，还借助了偷偷带进国内的磁带，磁带上录制有霍梅尼的演讲。奥萨马·本·拉登则通过走私的录像带控制他手下的思想。

互联网和播客恢复了人们对聆听话语的兴趣，但人们可能会认为24小时新闻、多频道广播和电视以及智能手机的流行会分散注意力，消磨听众的耐心。演说风格简洁的林肯应该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虽然他瘦削的外貌和笨拙呆板的动作在屏幕上不会发挥积极作用。新闻和娱乐的融合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有效的。优雅的奥巴马发表的演讲如此优美，几乎是经典的措辞、精致的表达（马丁·路德·金的绝技）、鼓舞人心的主题（林肯的回音）让他登上了总统宝座。夸夸其谈的特朗普则与他截然相反，此人是

¹ 敏拜尔（minbars），清真寺讲经坛。——译者注

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传播者和演说者，即兴发表长篇大论，取悦他的支持者。他的长篇大论经常被完整地播出，甚至在他的批评者看来也很有说服力。人们不记得他具体的措辞，却对整场演讲有着真实而难忘的印象。

特朗普的演讲突出了更重要的现象：今天，演讲以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发自本能、更受欢迎的形式保持着繁荣，甚至，与西塞罗的古罗马时期或者伯里克利的古雅典时期相比也是如此。像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这样的年轻演讲者，可以在为教育而战的电视演讲中一举成名。像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这样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可以通过播客谈论女权主义，影响数百万人。演讲，常常成为视频片段或摘录，在互联网上被浏览数百万次。演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有力，因为电视和互联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占据主导地位；而传统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值得信赖的电视新闻——已经危险地萎缩了。迄今为止，独裁者和民粹主义者在利用这一趋势方面做得最好，他们越过传统媒体直接向民众发出呼吁。但如果他们能做到，其他人也能做到。

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对语言力量的赞美和警告。领导者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言论是有后果的。语言的暴力使暴力行为的可接受性正常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当希特勒这样凶残的权势人物发表讲话时，其